



## 清风明月皆我有

◎王其康

余曾善兄长又出画册了,可喜可贺。手捧《林泉高致:余曾善山水花卉小品集》,小巧精致,爱不释手。

两年多前,西泠印社出版社的黄涛先生给曾善兄发来微信约稿,想出一本他的山水画专辑。黄涛先生是西泠印社出版社主编、昌硕书画院院长,2013年曾主编过余曾善大型诗书画印大型画册《心灵的箫声》,反响强烈、好评如潮。时隔七八年,黄主编灵光乍现,欲出版精致的小型专辑,让读者更微观地欣赏余曾善山水画作。两人一拍即合。

谁都知道,书画创作,必须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可偏偏这两三年来,没完没了的折腾,让余老生活受到了干扰,无论是创作构思,还是创作速度,常常有了好的开头,却没有好的结果,作废的画一张又一张。

但是,曾善兄一生遇到困境时,每每会以其父生前的教导,鼓励自己砥砺前行。他在画册《心灵的箫声》“自述”中曾写道:“1969年正值‘文革’,我与所有同龄人一样未能升学,到农村插队落户,临行前父亲给我一本《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以及‘种种恶逆境界看作真实受益之处’的话,这句话从此一直铭刻我心,所以在随后遇到的种种痛苦和折磨,我几乎都能从容处之。”这几年来也是如此。他烦躁不安时,想起父亲的话,则使其心无旁骛。去年他才阳康,浑身乏力,又强打精神,即刻挥毫作画。

一天午餐前,他开煤气热鸡汤,而后画画,竟然忘了此事。直到锅子里鸡汤烧干,成了“烤鸡”,满屋有了烟味,他才慌忙关了煤气,差点酿成火灾。事后想起来,也够惊悚的。

曾善青少年多画以梅兰竹菊为主的花卉,成为职业画家后山水主题渐多,日趋成熟。尽管曾有权贵批评他的作品是“前清遗老遗少”,但并未所动。“人间毁誉寻常事,甘苦平生一笑之。”他不受外界干扰,坚守内心一片净土。

近十余年来,曾善兄在泼墨等技法上主动求变。翻看画册,布局巧思,大气磅礴,虚中见实,实中有虚,浓淡自见,绚烂满幅,观者如入其境。他坚持不拘于一家风格技法,兼收并揽,这对于七十有六的画家而言,是很不易的。

曾善兄的这本山水画册,正如吴盈老师在序中所言:“的确,余曾善的泼墨山水,既师承名门,又融入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我对曾善兄的艺术个性,理解为既“有”又“无”。余曾善在此画册末页,作有一首诗:“云烟过眼一时无,清澈心怀兴不孤。清风明月皆我有,成空成色本无殊。”这是他对人生的“有”与“无”作出的精辟诠释。

## 绿茶画名家书房·俞晓群

1956年生,出版家。



**两半斋** 俞晓群先生的书房叫“两半斋”,意为一半书在家里,一半书在单位,但有些常用书则“一式两份”。而他本人也是“分身两半”,一半做出版,一半写作。



### 万物皆可测量

[美]克罗斯比著 谭宇墨凡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讨论的是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在西欧发生的从“定性认知”到“定量认知”的划时代转变。这一转变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商业实践和官僚制度成为可能。

### 认知操纵:宣传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修订版)

[美]安东尼·普拉卡尼斯等著  
阮江平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在本书中,作者运用政治、商业等领域的大量案例,为大家介绍宣传策略能够奏效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分享了围绕宣传研究的心理学成果,揭示了宣传的本质是认知操纵。最后提出了有效抵制认知操纵的方法。

### 维特根斯坦十讲

楼巍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全书共十讲,第一讲介绍了维特根斯坦生平及主要著作,之后九讲讲解了维特根斯坦重要思想与主要命题,如“语言图说”“语言和世界先天秩序”“不可说和显示”“私人语言的问题”“知识和确定性”等。

### 新官上任:清代地方官及其政治生态

[日]山本英史著 魏郁欣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官箴书和公牍等史料,尝试探讨赴任知县与任职地的老百姓及其他重要人士之间建立起了何种关系。通过对于其中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描绘,理解知县在地方的处境及清代的地方统治如何通过知县来实现。

## 借题发挥的《书边恩仇录》

◎曲辰

我书房里藏书不多,当代作者的新作,留存的尤其少,胡文辉属于极少数几位之一。他早年的两部除外,从《陈寅恪诗笺释》开始,我这里应该都有,大约十四五种。《书边恩仇录》(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我先后有过三本:第一本是在实体书店买的,第二本是作者亲笔签赠的,第三本是该书责编(时任出版社营销总监)赠阅的。签赠本我留下了。另外两本,一本拿到书店换回一册等价的

书,一本转送给了书友。

《书边恩仇录》是报上连载专栏文章的结集,每篇文字限定在八九百字以内,原名“书边小札”,据说是有意继承刘逸生《唐诗小札》《宋词小札》的传统。不过,由于报纸版面的定位,涉及的多是新书,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书评,只是拈出书中某些有兴趣有心得的细节,或联系其他文本,或逸出文本之外,借题发挥。作者“自觉当得起言之有物,也



## 任中敏讨债

◎谭苦盦

任中敏之闻名,固然是因为其学术成就,然而曲高和寡,真正深入人心的倒是其逸闻轶事。据说,“老先生真的爱骂人”,除了“从教育部到教育厅,从院长、系主任、科研处长到他的弟子、助手、图书馆管理员,一应人等”,即便是其亲属也不能免。在20世纪70年代,任中敏给胞姊去函,斥责外甥许健“不帮我讨债”“形同背叛,不恋母恩”,措辞严厉如此,想来事态是颇为严重的。据许健之子许晓光说,当时,中华书局准备出版任中敏的一部书稿,并预付了千元稿费,但书稿与稿费后来均被造反派抄走了,“舅爷既拿不出书稿,又无法退出稿费,急得走投无路”,不得已向甥侄辈借款,“大家凑了一些钱,才算帮舅爷渡过了难关”。

李昌集在回忆本师时,也提到过此事,较之许晓光的说法,细节稍有不同。在抄家时,任中敏的那部书稿早已被其妻王志渊妥藏,故造反派小将“一片纸也找不到。无奈之下,不知怎么打听到出版社曾预支过任老稿费1221元,而任老尚未交稿。书么肯定属于‘反动学术’,自然不允许再写,所以预支的稿费必须交出来,于是勒令任中敏交出1221元”。而任中敏相当地克制和配合,“果真将钱交到了造反派的手中,只是要求写个收据。收钱的人顺手扯了张破纸条,大概认为这收据永远不会起作用吧,草草地便一挥而就”。拨乱反正之后,任中敏则“拿着那张破纸条向川大校长要钱”,但相关责任人悬而不决、拖而不办,任中敏在一气之下“给他昔日的学生、时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写了一封信,要求调离川大”。1978年5月,任中敏借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兼职研究员。到北京后,任中敏未放弃讨债,嘱咐外甥帮忙,“要求退还那笔被私吞的稿费及其利息”,并且“预开亲笔收据”。而收据上“应写212元,我空起未写,要健收到多少写多少”,与李昌集所述数额稍异,不知孰是。



许,还算得上言之有趣”。——撇开阅读趣味及三观的认同不谈,这种读书札记的写法,正是我所偏爱和推崇的。

此书勒口有作者介绍,文字疑是自拟的。其中戏言:“学问比作家要好,文章比学者要好。”可平心而论,作者的学问在学者中是一流的,作者的才华在作家中也是一流的。而像作者这样集学人与才人于一身,环顾当今文坛学界,确实不可多得。